

“丢书大作战”:是事件营销还是读书激励?

日前,一个名为“丢书大作战”的活动赚足了人们的眼球。

这一活动是仿效《哈利·波特》小学霸“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的做法——他日前将100本书“丢”在伦敦地铁内的各个角落,号召粉丝寻找并阅读。

中国的效法者把艾玛·沃特森的丢书量提高了100倍:他们在北上广三个城市启动“丢书大作战”的数量号称1万本。

“丢书大作战”得到了黄晓明、徐静蕾、张静初、张天爱、董子健等明星的支持。他们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公布自己的丢书身影,引起了大量粉丝的关注。在出书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的今天,一个号称鼓励读书的活动自然会被许多人视为高尚的文化活动。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这样的活动报以掌声。有人认为,中国的公交车人满为患,乘车者根本顾不上去捡丢弃在那里

的书籍,更说不上阅读了。这样,活动参与者丢下的书就会变成垃圾,影响乘客的出行。上海就有媒体报道,当地丢书大作战遇尴尬:没人看的书被保洁员收走。

还有人觉得,这样的“行为艺术”广告营销意味太浓,没有看到对读书的热情,只看到对一次事件的渴望。那么,“丢书大作战”到底是事件营销还是读书激励?

在当下,人们的多数行为指向都朝着现实功利:升官的功利,发财的功利,抱得美人归的功利……于是有人调侃说,当今最畅销的书是功名书和女秘书。

书籍大多是著述者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但在我这里,规律与规则常常被人打破,这使得理论只能停留于理论,无法在现实中产生作用。因此如果读书太多,恪守理论规则,反而成为因书而输的“书呆子”。

阅读大体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但阅读并不总是与文化有关。古人的“万般皆正品,只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其读书的功利目的已十分昭然。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读书的功利性。通过读书陶冶性情,获得更多的学养,得到知识的力量,做好相关的工作……这些都似乎潜藏着某种功利意图。但博学如果得到回报,也是在规则之中的正当回报。

同样,激励读书大体上是一种精神行为,但并不总能提高精神境界。过去我们一直信奉“开卷有益”,实际上开卷未必有益。书有千千万万种,有的是启智益智的,有的是闭智反智的。如果读的是闭智反智的书,那就不但不是“开卷有益”,而是开卷有害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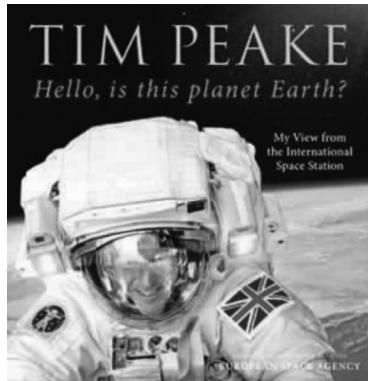
媒体呈现给我们的都是有哪些明星

参与了“丢书大作战”活动,他们在哪丢了多少的书,却没有呈现丢书者丢的是什么书。而丢什么书才是活动的关键——是真正具有阅读价值的书,还是欺世骗人、心灵鸡汤或者是出版社卖不出去的烂书?

另外,读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读什么书,还在于怎么读。尽信书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读书还需要思考。有人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不过是个邮差”。这话不无道理,但还要加上一句——如果不思考,读万卷书也不过是个校对。

由此看来,假如“丢书大作战”所呈现的仅仅是“战火”和“硝烟”,那么这一活动不过是又一次事件营销;假如丢的是启智益智的书,并且能在活动中激励人们阅读思考,那么即便掺杂有营销意图,也仍然是一种值得赞扬的活动。

金羊网 2016.11.16 文/何龙



“从太空中俯瞰地球,很难忘却我们的星球所呈现出来的脆弱之美。在我执行太空任务期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独特的念头与其他分享,这个关于我们都称之为‘家’的地方的看法。这本书所讲述的一段探险之

嗨,这里是地球吗?

旅,并不仅是关于地球这颗行星的探险——它是广阔太空中的一片绿洲——还是对摄影这项新爱好充满热情的发现,这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希望读者能够在翻阅本书的过程中获得与我拍摄这些照片时享受到的同等乐趣。”

《嗨,这里是地球吗?》引领读者追随蒂姆的脚步,与他一起重新踏上这段为期六个月的太空之旅。书中囊括的一百五十幅相片都是蒂姆在执行任务期间从国际太空站拍摄的,不乏大量此前从未公诸于众的作品。

令人屏息的夜间城市的图片、北极光及令人难忘的海洋、高山和沙漠的景

色。除了这些,蒂姆还完成了数项突破性的科学实验,以极具创意的方式让英国民众参与其中。他成了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英国宇航员,也是第一个在太空中完成伦敦马拉松的人。他向超过一百万个孩子发表太空演讲,两千四百万人观看了他的升空过程,超过两百万粉丝在社交网络上追踪着他的更新报道。在女王生日当天,蒂姆受邀参加了庆祝活动,此前只有那些在海外服役中取得突出表现的人才能获此殊荣。

本书标题的背后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源自蒂姆某次拨错了电话,并从太空中询问道,“嗨,请问这里是地球吗?”

《文汇报》2016.11.14 文/四月



《遗落的南境》:在怪诞世界中探险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掀起了一股科幻新浪潮运动,使科幻小说有了怪诞特色;之后,短暂出现了“赛博朋克”流派,以计算机网络或信息技术为主题描述反乌托邦国度;进入21世纪,怪诞之风回归,并且愈演愈烈,这些作品展示出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栩栩如生的虚幻现实,于是有了“次浪潮”与“新怪谭”的名称之争。

最后,“新怪谭”接受度最高,《遗落的南境》的作者范德米尔更是成为“新怪谭”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独特的设定与叙事令人难忘,故事中黑暗荒诞的气息往往令人不寒而栗。范德米尔,在西方已是大名鼎鼎,他的作品之前就已经囊括了科幻文学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奖项。

《遗落的南境》包括《湮灭》《当权者》《接纳》三部曲,围绕解密神秘的X区域而展开。X区域是一处沿海的“原始荒地”,也是政府严禁进入之地,到此地的人或“活物”,几乎都会不明死亡,而且毫无任何踪迹可言。为一探究竟,南境局派出勘探队进行实地探秘,恐怖而诡异的气氛中,这些勘探队员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要么回来后集体患癌而死……

尽管如《遗落的南境》一样,科幻小说的“新怪谭”流派习惯于打造一个更加怪诞的世界。但是,科幻小说也是文学,也是表现现实的工具,因为我们的世界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也就是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怪诞,虽然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却又不得不面对。《遗落的南境》不再持简单的现实主义观念,而是用丰富而黑暗的符号,将文学与更广泛的现实世界相联系,尤其是其后人文主义的孤独之声,令人五味杂陈,正如《三体》的作者刘慈欣的评价一样:“在神秘莫测的世界中探险,意境诡异而幽远……”

光明网 2016.11.7 文/叶雷

名人读书故事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入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

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且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成都晚报》2016.10.21



细节是进入作品最好的钥匙

第一次读到达尼埃尔·阿拉斯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部别样的绘画描述集》,反应是忍俊不禁。很少有人能够就一些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名画,写出如此清晰、幽默、大胆的文字来。从开篇的《致亲爱的丘丽娅》开始,作者就把我引入了一个新奇的图像世界中。

与大名鼎鼎的西方艺术史家如潘诺夫斯基、沃尔夫林、贡布里希等人相比,达尼埃尔·阿拉斯的名字还不太为人所知,但在法国,他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批评家,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艺术史中心的支柱之一。

尽管学术地位显赫,引领着法国艺术批评的主流,但实际上阿拉斯是不愿被视为主流的,相反,他的一生都在反对“主流”,在他看来,许多艺术史研究者的做法枯燥乏味,使艺术史走进了死胡同。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不允许自己的专著是板着脸训人的。在这本《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中,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与观点不同者的对话,他将读者放入了对话者的处境中,牵动读者与他一起思考。

细节是阿拉斯探讨艺术作品的门径。对他来说,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往往是进入作品最好的钥匙。阿拉斯的“细节”,就是要直观画作,进入画中;他的解读方法,有点像文学批评中的微观阅读,从一个细小的现象入手,然后,运用直觉判断、逻辑判断,让想象插上翅膀。当然,他的批评并非臆测,想象的翅膀是有所凭借的,是一种御风而行。有些细节相对明显,如科萨的《天使报喜》,在画面的前景、正前方,出现了一只与叙事内容毫无关系的蜗牛,阿拉斯穷追不舍,刨根问底,让一个个貌似合理的说法破绽百出,然后提出

他自己的见解;有些细节则非常难以察觉,仿佛是一个静待人们破译的谜。

怎样看,就是怎样解读,是如何赋予作品以意义,如何让作品呈现出意义来。从这一角度而言,阿拉斯的这部作品,无疑是让我们了解西方当今艺术批评走向的入门书。

《解放日报》2016.9.24